

國民黨 核心組織真相

力行社、復興社暨
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

鄧元忠◎著



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

—— 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

鄧元忠／著

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

——力行社、復興社，暨所謂「藍衣社」的演變與成長

2000年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55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鄧元忠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23620308・2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2 6 4 1 8 6 6 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 6 4 1 8 6 6 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執行編輯	鄭秀蓮
封面設計	王振宇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1988-X (平裝)

自序

本書的撰寫與印行，從其前身《三民主義力行社史》開始，即有「作」或「不作」的困擾。早於一九七二年，由於美國易勞逸（Lloyd E. Eastman）教授之〈中國國民黨的法西斯：藍衣社〉一文，引起台灣很多前力行社、復興社社員們的憤慨，適我歸國，受託記其事，以澄清世人誤解，我以晚輩及歷史研究者的立場，義不容辭。以後十年中，往返美台數次，得到社員們的全力配合，終於一九八四年使該書問世。

其間，易勞逸與張俠（Maria Chang）兩位教授在美國爲了國民黨當時是否是法西斯而從事了數年之筆戰。《三民主義力行社史》書出後，易勞逸教授認其立意公正，特在美國一學術刊物中發表長篇書評，他每次來台時，都會相約見面。

未出書前，多有社員認爲本書內容屬敏感題材，爲了減輕發行阻礙，家父鄧文儀與

千國勳先生皆著文著書涉及相關史事。書中前四章內容曾由《傳記文學》發表。

書出後，間或遇到自美國、澳洲、英國、日本之學者和學生來訪，表示對此書內容之興趣。上海東華大學人文學院徐有威教授時有對力行社史之研究專文發表。

研究力行社史的主要困難在缺乏檔案資料，而僅能依賴散見各處之當時書報資料。因該社的特殊組織性質，是不可能接觸到該社歷史的真相的，故有「藍衣社」，甚至「上海黑幫」的聯想。本書提供了很多當事人口述之及時且系統的記錄訪問資料，雖然此類資料有主觀或記憶錯誤，並無較客觀的檔案資料作鑑定的缺點，它至少可權充對當時書報資料的平衡作用。

二十世紀末的風尚也許會認為一九三〇年代的民國歷史已不值得重提了，而聯經出版公司仍毅然刊出此書以保存歷史事蹟，是值得敬佩的。

最後感謝編輯部所建議的一些用辭上的修改，並感謝陸寶千先生特為本書所寫的跋文。

鄧元忠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夜

目次

自序		(一)
第一章 導言		一
第二章 時代背景		一七
第三章 社員背景		三九
第四章 力行社的成立		六三
第五章 性質與形式		八七
第六章 主張與宣傳		一一七
第七章 行使權力之媒體		一七三
第八章 組織發展		二一一
第九章 工作在地區上的推進		二四九
第十章 第二期革命的開始		二八一

第十一章	新生活運動的推行	三二三
第十二章	民族復興運動的成就	三三九
第十三章	力行社性質的轉移	三六一
第十四章	鄧悌的遭遇	三八七
第十五章	國內的新形勢	四一一
第十六章	西安事變中的力行社	四三五
第十七章	事變對力行社的影響	四七三
第十八章	抗戰爆發與力行社	四九一
第十九章	力行社的改組	五一一
第二十章	結論	五二五
參考資料		五三三
蔣委員長對力行社社員講述「革命的心法」		五四七
撰寫《國民黨核心組織真相》背後點滴		五五七
跋		五七七

第一章 導言

「三民主義力行社」在中國現代史上有其不可磨滅的地位：它是民國三十年代強化國家各種組織準備對日抗戰，走向三民主義建設理想的骨幹。

實現三民主義理想是力行社的最高目標，貫徹安內攘外政策，則是力行社的階段目標。積極追求目標之達成，力行社先後發動了各種統一與改造的運動，他們總稱這些各種運動為「民族復興運動」。而鞏固革命領導中心，集中國家人力物力，並使組織與活動在極端秘密之下，成為全民各組織中看不見的核心，則為他們推行民族復興運動之重要條件。

力行社在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後正式開始籌備，次年三月一日成立，至二十六年「七七」事變前夕，即被迫著手改組為三民主義青年團^①，雖活動時間祇有短短的六年，但當

①請參看第四、第六章。

時其組織已於無形中控制了中國社會的很多方面，且亞、歐、美三洲華人集居之處，也都有其構成分子分佈其中。當初成立時只有二十餘人參加儀式，在六年中迅速發展到五十萬人，包括「革命軍人同志會」、「革命青年同志會」會員及「中華復興社」社員。他們的所作所為深深的影響了八年的對日抗戰，以至在事隔五十年的今日，其餘波猶在中國人的社會裡隱然可見。力行社久被誤稱為「藍衣社」。其原因，可追跡者有七：

(一) 力行社是一個極端秘密的組織，從不用其本身名義對外交往，故外界均不知其真實名稱。甚至屬於力行社下層組織（第三層組織）的復興社社員，亦不知有力行社的存在。外界無法得知其真實名稱，故有人任意為之妄作假定而以訛傳訛。力行社本身則因須嚴守秘密，雖被訛傳，亦不願出面更正。

(二) 當時義大利的黑衫黨和德國的褐衫黨，震動世界，故模倣者甚衆，如愛爾蘭有藍衫黨，日本在民國二十一年十二月則出現新法西斯黨（名為國民同盟），其首領為安達中野，成立時有八千餘人參加，黨員亦以黑衫為制服之一部。故當時力行社之被稱為「藍衣社」，易被人接受。

(三) 在力行社成立前不久(民國二十一年初)，上海勵志社(軍官俱樂部)曾登報召募服務生，後來這批服務生皆著藍色制服，世人遂誤勵志社與「藍衣社」有關^③。

(四) 在民國二十一年的春末或初夏間，上海盛傳有組織法西斯團體之運動出現，並謂軍事委員會同意此事。因之，傳者日衆，有記者探詢此事，蔣委員長於七月十日正式發表談話，否認其事，以正國民視聽^④。但日本在上海之報紙通訊社如電通社等，則直認有「藍衣社」組織的存在，並常發佈有關消息^⑤。在日本政府機關內，甚至有專門收集「藍衣社」消息的卷宗^⑥。近年來許多外國學者到日本收集中國近代史資料，很容易會受其影響而不加深究。

(五) 民國二十二年間討論中國出路的文章刊物很多，當時正值希特勒取得了政權，法西斯狂潮，日益蔓延，漸有國際化之趨勢，故在中國鼓吹法西斯主義的人亦不少，好似真有該類

③ 鄧士萍訪問紀錄，一九七二年二月十七日。廣告見《申報》，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內。

④ 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第一張。

⑤ 天津《大公報》，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八日，社評《日報之造謠詛咒》。

⑥ W. Lloyd E. Eastman, "Fascism in Kuomintang China: The Blue Shirts", *China Quarterly*, no. 49 (Jan. - March, 1972), p. 2 footnote 6 & p. 3 footnote.

組織的存在一樣。在該年上海《申報》的廣告欄中即可看出該類文字出現的頻繁。例如三月一日有《社會主義月刊》又名《民族與社會》的創刊廣告，自認為「中國研究法西斯蒂的刊物」。此雜誌各期的文章標題與作者姓名常在《申報》刊出，其第一卷九期內有白雲所寫〈復興中國民族的幾個主要條件〉和徐眉所寫〈青年對復興運動應有的把握〉兩文，所用「復興運動」一詞亦正與力行社所採用者相同。又四月二十二日《申報》刊登光明書局新出版的成紹宗譯《墨索里尼戰時日記》以及楊塞光編譯《希特勒》兩書的廣告。七月十二日《晨報》稱自七月十六日起在國際版內逐日刊登白樺譯述之《法西斯蒂之政治理論》、《法西斯蒂之經濟理論》等文章。十月三日又在《國際譯報》第五卷第三期的廣告內有卡爾偉頓〈美國法西斯化的時機成熟了嗎？〉一文。

在民國二十三年二月十一日，有劉家儉等人發起「中德編譯學社」，在南京勵志社成立，到會者三十餘人，這些人皆非力行社社員，但卻易使人聯想其與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組織「藍衣社」的謠言有關，而助長確有「藍衣社」存在的想法。

（六）屬力行社社員而曾提出「藍衣社」一詞者，首為劉健群。他寫過一本小冊子名《中國國民黨藍衣社》，亦名為《貢獻一點整理黨的意見》，其中用到「藍衣社」一詞^①。此小冊子的名稱雖有不同，但劉健群採用該名詞只在著重國民黨員應衣國產藍布服裝，以示自力更

生，並無提倡法西斯組織的意思。該冊子印行於民國二十年底（或說十八年），是在力行社正式成立之前，且所印冊數不多，而劉健群並非力行社的發起人之一，乃是於力行社成立後由桂永清推薦，賀衷寒、滕傑介紹，才加入力行社二級組織——革命青年同志會的。他參加力行社時，「藍衣社」的謠言早已傳開。但以後來在力行社內的領導地位，及其早年的著作，成為有意要稱力行社為「藍衣社」者的一個有力證據，而此證據是無歷史真實性的。

（七）另一與力行社有關的人是傅勝藍，他在所著《藍衣社的內幕》一書中，將藍衣社寫成為特務組織，甚為有助對力行社誤解的傳聞。傅勝藍之曲解力行社，有其他的私人動機。傅原為共產黨員，經康澤說服後，於民國二十二年加入力行社下層組織^⑧。後又投靠汪精衛，抗戰時，在汪政府內任杭州市長。因日本稱力行社為「藍衣社」，他爲了要討好日本人，而採用了「藍衣社」這個名稱。他的《藍衣社的內幕》一書，被日本在上海軍警界取作教科書，以訓

⑦王大中，〈敬悼劉健群先生〉，載《傳記文學》二十卷六期（民國六十一年六月），頁四〇，與王大中給作者函（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六日），提出後者冊名。但滕傑、干國勳曾親眼看到該冊子為前名，見干國勳〈追思劉健群並釋藍衣社〉，《傳記文學》二十一卷三期（民國六十一年九月），頁一八。

⑧干國勳訪問，一九七二年六月二日。

練中國人替日本作特務工作用^⑨。

不僅力行社的名稱被誤認，其組織的性質亦多遭誤解為法西斯組織和特務組織。早在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紐約時報》引日本報界的看法而指藍衣社為法西斯的、反日的恐怖組織^⑩。史諾在民國三十年所寫一書中認藍衣社為戴笠所轄之秘密特務組織^⑪。貝衝在《中國的第一幕》書中稱藍衣社為「半法西斯的恐怖政黨，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瘋狂的反共，並直接受委員長的指揮。」^⑫近年來美國人易勞逸，亦根據日本資料稱藍衣社是一個恐怖組織^⑬。陳少校在《黑網錄》中寫到力行社的下層組織復興社時，他認「復興社這個法西斯組織，就在

⑨ 滕傑訪問，一九七二年六月九日。滕傑曾於抗戰勝利後，在上海他的晚輩親戚處，獲得此書，並得知其受此訓練情形。喬家才認為另有一書亦名《藍衣社內幕》，係王天木和陳恭澍合著，民國三十二年出版，見喬家才函，民國七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⑩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2, 1936, p. 1:6.

⑪ Edgar Snow, *The Battle for Asia* (New York, 1971), p. 354.

⑫ James M. Bertram, *First Act in China*, p. 142.

⑬ 見註⑨「Eastman 文」第一段。

蔣介石外防異己，內防反側的需要下，乘時出現」；「（復興社的）工作特色是在組織上是軍事性質的，在手段上是特務性質的，充分顯示了它的法西斯的本性」；「法西斯本來是對內統制和對外擴張的一個總體性的特務行動體系」^⑭。

在抗戰期中美國國務院策略顧問室曾提出一份有關中國軍政派系的秘密綜合情報備忘錄^⑮。係集情報局、軍事情報局、軍事情報處，和國務院等機關的檔案與已見於刊物書報等資料所寫成。該備忘錄聲稱藍衣社是黃埔軍校學生所組成，其主持人為戴笠，因戴笠仰慕希特勒，故該社多少帶有法西斯色彩；而該社的主要作用之一在反共與對蔣中正不忠實官員做情報工作。

力行社的組織與義大利的法西斯組織性質與形式是迥然不同的。早在民國二十一年因相傳蔣委員長在組織藍衣社的謠言過甚，蔣氏應記者之請於七月十一日在《大公報》上發表一封關

⑭陳少校，《黑網錄》（香港，一九七三年六版），頁三七、三九。

⑮U.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 State Department, "China politico - Military Factions", *Coordinator of Information, Far Eastern Section, Memorandum*, no.14.

謠的信說：

《大公報》記者先生鑒：昨接貴報庚電，……本日特正式發表談話，以正國民視聽，其文曰：「中國革命的組織和方式，祇以中國國民黨孫總理所定之固有組織和方式，方能完成中國國民革命的使命，否則如必欲強倣外國之革命方式，與中國民族性絕對相反之組織，用之於中國，則不惟革命不能成功，即國家和民族亦不能允許有此試驗之時間。今日中國革命之所以失敗者，即背叛孫總理之反革命份子，毀壞中國國民黨固有之組織與方式所致也。吾人既不能恢復其固有惟一革命之組織，而又仿倣義大利之所謂法西斯蒂的組織，來強行之於中國，是何異共產黨欲以中國為共產化。故中正可以坦白直率答覆貴報曰：『中正生為中國國民黨之黨員，死為中國國民黨之黨魂。祇知中國革命的組織，惟有一個中國國民黨組織。而中國革命的方式，亦惟有一個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的方式，為中國革命惟一無二之途徑。如有其他的組織，中正不惟不能贊同，而且絕對反對，中正今日惟一之志願，乃在復興中國國民黨十三年之革命精神，與其獨一無二之組織和方式，而以實現三民主義自任。』等語。」中正對於中國法西斯蒂運動之感想，及外間所傳之風說實況如何，諒邀亮察，特電奉覆。

蔣中正
灰戌印

此文內容與力行社的成立並無牴觸之處。因蔣中正正是力行社的社長，他在文中除表明自己對法西斯的態度外亦隱示了力行社組織的性質。

(一) 蔣氏所再三申明不可能採用法西斯主義的堅決態度，正表示了力行社之不可能仿倣義大利的組織性質。從民國二十一年起，力行社每年都會派社員赴歐洲考察。當時德國和義大利能在短短數年中由弱國變成強國，自然具有吸引作用，故成為社員考察的主要目標，但考察的目的決非去臨摹法西斯主義。例如胡軌為第一批派出考察者之一，在未到義大利前，他認為墨索里尼有「方今天下」之氣概，待到了義國，兩見墨氏，不過是一位「風頭主義」的成功者。胡軌在羅馬曾聽到一則軼事，更增加了他對墨式的輕視。該事發生在二十年間，當宋靄齡去見墨氏時，墨氏曾狂妄自大的說：「蔣某人在中國做事如此久，還不能把中國弄好，我卻能在短時間內把義大利治得國富兵強。」墨氏如此的態度自難取得社員們對他好感^①。然則社員們去德、義考察的目的為何？《紐約時報》在一九三四年（民二十三）五月二十二日有一標題為「中國人在柏林研究法西斯主義」的報導。指當時一批力行社員參觀德國之事說：「社員們曾向德國招待主人很清楚的說出中國對法西斯主義或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並無興趣，有興趣的

① 胡軌訪問，一九七二年七月十八日。

只在實際的組織問題上。」該報又說：「南京顯然對希特勒與墨索里尼之能創出一個完全統一的國家，和粉碎支派與反對黨有很大的印象。」此話正指社員對德、義的興趣所在。

(二)「三民主義力行社」一名之旨意正符合文中蔣氏所稱「以實現三民主義自任也」的意思。而文中所說「中國國民黨的組織……為中國革命唯一無二之途徑」等語，是間接指出力行社的成立決無取代國民黨的意圖。又說「中正今日惟一之志願乃在復興中國國民黨十三年之革命精神，……」則顯然是指民國二十一年時國民黨的革命精神已經喪失，而隱示了復興此精神的辦法是要藉力行社在現有的「革命組織」和「革命方式」中來鼓勵和啓發。

蔣氏此文發表後對國內的輿論多少發生了澄清的作用。天津《大公報》在民國二十一年十月八日之社論中評「日報之造謠詛咒」說：「……如所謂藍衣社，日本報紙傳之已久。中國何人在上海曾見此社？且既曰藍衫，是模倣義之黑衫，德之褐衫，則社員制服應公然穿著也。上海市中孰曾見此種衣藍衫之政客乎？是以所謂藍衫社根本上即莫須有……。」

力行社之被誤認為特務組織亦是對該社整體性質不了解的結果。誠然，國民政府的軍事情報機構是由力行社員所創辦和掌管有年的。但特務情報工作是任何國家政府所不能缺少者，而某些社員的工作不能代表整個社務。從另一角度看，戴笠的組織確曾替力行社增加了不少聲威。